



當食租水稅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求

羊天乃雨

後漢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親戒之曰善事

失名

對曰臣問忠臣不私私不忠復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
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

馬嚴拜為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
言於章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兩屯煩
費無益又竇勲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為皇后竇
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大失權貴心

逢紀字元圖漢末冀州牧袁紹以紀統軍事初紹去董卓出奔
冀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冀共舉

事後審配任用其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

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荅曰先日

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

蜀楊洪為蜀郡太守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是年丞相諸葛

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

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

朗性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校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

善裔流於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

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其

說所言裔荅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

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

司鹽校尉岑述不知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相

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

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

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無險而

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

晉石苞為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勢

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

郭瑗為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所較正之以

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曹莫為石季龍大司農季龍將以少

子世為太子世方十歲母劉嬖女有寵季龍與張舉李農定議

勅公卿上書請立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

下業重不宜位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

晉王建立初仕後唐為代州虞侯將莊宗鎮晉陽以諸陵在郡遣女使亨祭其下有擾於民者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多為明宗所護由是知名

直

仲尼有言曰民之生也直又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斯皆美正直之德之謂也蓋夫人者稟五行之秀肖二儀之形純粹內充剛毅外發危言正色必守其名節戴仁抱義以鎮於雅俗繇遭慘毒之世而無懼遇僭竊之王而無或陳天災之應兆或言時政之闕失不乾沒於榮利不朋比於

權勢斯蓋古人所難也若乃徧徇任已許謫為務者固在君子之後也亦用論次異觀之者自擇焉

能意見齊宣王

能姓
意名

王曰寡人問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焉能

直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今身得見王而家宅於齊意焉能直宣王怒曰野士能意曰少而好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以章其所好王乃舍之

後漢邳惲字君章汝南人明天文知漢必再命西上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衝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制不使遇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得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亨天永命陛

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以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審不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憚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憚乃瞋目詈曰之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頃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後為長沙太守左轉芒令免

牛邨平陵人為公孫述騎都尉述欲出兵以問群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

邨曰今東切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興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情性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轉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豉乘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聞不關人事以壽終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為郡吏歲旦其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誦稱大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按邪之

人欺誦無狀願勿受其觴大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請後為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傲時譽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志而亦終不用也吾九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倫官至司空

孔季彥魯國人世舉孝廉不就安帝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青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

唐檀豫章人安帝元初七年郡界有芝生大守劉祗欲上采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家瑞乎祗乃止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為郡功曹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奚有伐功之色竟無所言

蜀李邕廣漢郫人振威將軍劉璋為益州牧時以邕為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道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搃邕以將軍之取郫州甚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不以助之邕曰匪不敢也力不足爾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

晉李愬魏末宣帝辟不就及景帝輔正命愬為大將軍從事中
郎愬到引見謂愬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命君而君至何
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愬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愬畏法
而至帝甚重之

閻續為西戎校尉司馬及司空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
續獨撫華尸動笑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命果不免命也夫過
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

庾襄嘗與諸兄弟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凡友之皆拜其母襄獨
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哀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
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哀敢輕之手遂不拜準徽
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

多違舊章執憲日頽殘霄滋甚乎屢畫禪救超不能納也後臨
軒孚曰朕於北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
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
應還謝孚曰行言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爾竟不謝

宋鄭鮮之晉末為御史中丞初高祖少時事戎旅不經涉學及
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
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慙
恚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此時言論諸
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為
格佞

顏延之文帝時為光祿勳致仕元玄弑立以為光祿大夫先是

延之子竣為孝武南中郎詔議參軍及孝武義師入討竣參定
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之至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
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又曰
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為陛下劾意乃釋
由是得免

梁裴之高為豫州刺史侯景之亂元帝召為侍中在江陵時之
高弟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
人黃羅漢報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聞元帝嗔其
介直

後魏崔光詔河東武城人為延尉卿孝莊永安末還鄉里刺史
元弼前妻是光詔之繼室凡女而弼貪恣多諸不法光詔以親
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後舉異行不降志
崔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
無後言歷吏部尚書司農卿卒官

劉殷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
門及齊王問輔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
心召君君不至今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
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受君稷契為佐故殷希以一夫而拒千
乘為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爾今殿
下以神武眷姿除殘反政然迹稍麁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
華之士誅故不敢不至也問奇之
謝琨安之孫也桓玄嘗歆以安宅為營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

其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後至左僕射

後趙姚弋仲為石季龍將末梁犢叛季農為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率其部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繫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未愁邪乃至于疾而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大甚故反爾汝病又所立兒小若不羗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爾老羗請郊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

南燕封孚激海人為慕容德吏部尚書德死超嗣位政出權嬖情亟相非責弼御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詔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詔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焚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焚陳謝光詔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敬之

後周常夔志尚夷雅不仕時晉公護執政營弟宅嘗召夔至宅訪以政事夔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竣字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知言

隋元諧為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帝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帝曰宜終此言

李文博為司隸從事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此

未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繫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聲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

劉子翼為秘書學士秘書監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長面折之安平李百樂嘗稱曰劉四雖大罵人人都不恨

唐蕭瑀為司空性端直鯁亮好詰人之短不能容衆意鄙浮華而務善道

趙光奇新居野人也貞元三年德宗畋於新店幸光奇家問曰百姓樂乎對曰不樂帝曰仍歲頗稔何不樂乎對曰蓋由陛下詔令不信於人所以然也前詔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理而誅求者殆過之又云和糴於百姓曾不識一錢而強取之始

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於京西行營動過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愁苦如此何有於樂乎雖頓降憂恤之詔而有司多不奉之亦恐陛下深在九重未知之也帝感異之因詔復降其家

武儒衡元和中為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

服義

蓋古之君子不飾其非不遂其過周旋進退惟義之從其或言之失中事有踰短慮雖素定悔尚可追乃有多聞之士形於規誨陳理道以申救納箴諷以成德辭至於違拂意絕於將迎而能降志以延納虛懷而聽受引咎以歸乎已稱善以加於人渙

然羊心曾不旋踵至或既往之豐其傷蓋多以濟之惡云補無
及亦能追責其非深其戾發歎以自劫折節而為謝斯皆賢
達之風軌可以垂訓者焉

趙盾晉大夫宣子也初邾文公元妃齊姜生釁且二妃晉姬生
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以師八百乘
納捷菑於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釁且長釁且定公宣子曰

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范鞅晉大夫獻子也獻子聘於魯問具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
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
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
學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况君子乎

趙武晉大夫文子也文子為宰斲其椽而斲之張老夕焉而見之
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
曰天子之宰斲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大夫斲之士
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
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斲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
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為也

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謂大夫亦發禮以牲張老曰美哉輪
焉美哉奐焉心機其奢也輪輪困言高大奐言衆多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祭言祀死喪燕會於此足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

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全要領者
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莫地在九善頌謂張老之言善君子謂之善禱

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

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

趙鞅晉大夫簡子也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日必隳其壘培隳壞也壘

荀寅土吉射圖趙氏所作壘壁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塹也壘

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以自備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隳又增子故怒日必

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日是昭餘讎也昭明也明郵無

正進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日昔先主文子必豐於難文子趙簡子之祖趙武豐離也

難謂莊姬之讒趙氏是討也從姬氏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文母晉景景公之妹姬滌於趙嬰嬰凡趙

有恭德以升在位布鄉有武德以羞為正鄉正鄉上鄉羞進有温德以

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法常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師保基於其身以

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脩之於身以能復其先父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

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

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

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父

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苟士之難夫尹鐸日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

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是足當師保何為不增

以修之度日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銳鳩安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

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日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以免難之

賞賞尹鐸

司馬子期楚公子結也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

日吾有妾而愿歆筭之其可手對日昔先大夫子囊違王命謚

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日遠而道毅陽豎愛子

反之勞也而獻歛焉以弊於陽芊尹申亥從靈王之歆以隕於
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歆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
夫子未能遠若教之歆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營楚國而歆
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子亶楚申公也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廷見於子亶不出左

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

舍我而又謗我舍八十曰耄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歆見以交傲子

交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丞序丞受事業於是不

給而何暇得見共給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

猶箴傲於國箴刺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師長大夫苟在朝

者無謂我耄而舍我舍謂不在舉有旅責之規規諫旅責勇力

夾車而越車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廷之左右謂之謂門屏倚几有

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居寢有誓御之箴誓臨事有誓史

之道事戎祀也誓樂太師掌詔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小師工誓

諫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進御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

也懿大雅柳之篇懿讀曰仰衛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叡明也書

武刺厲王亦以自傲也叡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曰

叡曰武也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傷周書曰文王至于曰

朕不皇暇食日朕日曷易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

今子老楚國而歆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御止也數者謂

人臣尚如此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子亶曰老之過也老子

乃驟見左史

游吉鄭大夫子大叔也初晉合諸侯于平兵子產子大叔相鄭

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張幕單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

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

罕虎鄭大夫子皮也罕虎與魯叔孫婣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

喜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子

皮將以弊行見新君子產曰喪焉用弊必百兩載弊州百兩必

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

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子皮盡用其弊婦謂

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忠不知夫子知之矣我則不

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足可而遂行之足我之不足書曰欵敗廢縱敗禮逆我之謂

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欵而不能自克也欵因喪以度新君故縱而

行之不能自勝

韓起晉大夫宣子也宣子有環王環同工共宣子

謁請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

求言所求必晉國亦未可以二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簿也子產曰吾

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及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

吾死也敢不籍手以拜以玉馬籍手拜謝子產

翟璜事魏文侯問李克先生掌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

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

之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在下不敢當命文侯曰先

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

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

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

三人者君以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

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曰卒為弟子

卜商字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喪明則哭之痛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怨天罰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

泗魯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

子爾罪一也言其不喪爾親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無親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陰於而曰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

杖而拜也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吾離群而索居亦已矣謂

同門朋友也

曾參字子與南武城人也弔於負夏負夏主人既祖填池

移借

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推極而反之反於載處榮

聲之誤也莫徹謂徹遺樂設祖奠曾子欲弔更

始降婦人而後行禮禮既祖而婦又降今反極婦人辟之婦升

於賓此婦皆人非從者曰禮與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且胡為

其不可以反宿也說始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子游曰

飲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作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以即遠也故喪事進而無退明曾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

者善子游曾子襲喪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

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

此丈夫也子游主人既小斂祖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

入於主人變乃變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且善

孟嘗君為齊相出紀問門下諸客諸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

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恠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頰

婦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

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悻愚尤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

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驩曰願之於是內車治

莊載契而行薛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

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

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

恠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

市而反馮驩曰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

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爾竊以為君市

義孟嘗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附愛子其民因而

賈利而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稱萬歲乃思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孟嘗君逐於齊反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滿意殺之手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手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固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田單齊將也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乘萬之燕復齊社稷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

謹曰大冠若箕修劍柱傾攻狄不下累在石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日者先生謂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則杖挿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婦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色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抱鼓之狄人乃下

吳起為西河相守甚有聲名而魏置相田文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
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
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廉頗為趙將時蘭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
收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微勞而位居我上且
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伍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
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
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
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

畏匿之恐懼殊甚且痛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肯請辭
去蘭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
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庭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駕獨畏廉
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
在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
後私讎也廉頗聞之內祖負荆因賓客至蘭相如門謝罪曰鄙
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漢翟方進舉明經遷義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宿父舊也與方進

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常官季雖有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能論議

不右方進毀短也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都援謂總集諸生大講授遣門

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

之宗讓已也宗守內不自得其後居仕大夫之間未嘗不述方進
遂相親友

後漢寇恂為潁川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
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
為耻歎還過潁謂潁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
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
其謀不與歆相見咨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
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
之趙尚有死義吾安可以忘之手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
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
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逐過去恂遣咨崇以狀聞帝徵恂
恂至引見時復先生坐歆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
鬪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坐結友而去

陳蕃為光祿勳時主事范滂執公議詣蕃不上之滂懷恨投版
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
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

孔融為北海相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
彭璆為計吏邴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惠望
歆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
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基本不
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知是朝吏受恩未有
在其前者矣而今吏歆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

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
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
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
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
廉殺之其意為在夫孝廉國之後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
若殺之則是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
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
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爾原又曰君子於
其言出手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
為戲者哉融無以答

魏鍾繇字元常與荀攸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惟自謂無
以易以谷公達輒復過人意位至太傅

晉劉遐為北中郎將襄州刺史明帝大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
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至于淮南
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為亂也
遐深自陳而拜謝

陸玩成帝時為司空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玩
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
何攀為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仲以攀蜀士輕之及其斷獄疑
獄冲始歎服

王澄為荊州刺史行經陳留太守呂豫遣使迎之時陳留為大
郡號稱多士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

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
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
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
小吏亦知如此

高崧為侍中是時豫州都督謝万度於親賓相送卧在室崧徑
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為政万粗陳其意崧便為叙刑
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戲故有才具邪

宋顏延之為光祿大夫與張鏡鄰居延之飲酒喧呼不絕而鏡
靜翳無言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牀坐聽薛義清
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

梁肅琛范績外弟也績性質直好危言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
琛相善琛名曰口辨每服績簡詣

後魏李謐少好學博通諸經嘗詣侍中大常卿劉芳推問音義
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大常非僕有
也

高綽以風槩立名會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時封執
為考功郎中以方直自業竟不詣綽願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
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錯不如封生遠矣

隋薛道衡中高當世以高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
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仕至司隸大夫

唐李晦為檢校雍州長史私第楼下臨市肆其人嘗候晦言曰
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通明

公之棲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自毀其棲
李紳為淮南節度使因科蛤為屬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蛤且非
其時嚴冬凍寒滴水成凍蛤若生於淺水猶可涉胫而求蛤既
處於深泉非沒身而不取貴賤則異性命不殊紳慙而止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二

總錄部一百五十二

貧 安貧

貧

洪範六極其四曰貧困於財之謂也仲尼亦曰貧與賤是人之
所惡此言其難處也又曰貧而無怨難此言其多有也在昔先
民亦有德克而道富言忠而行篤或乃家無擔石室如環堵樵
蘇不給藜藿苦饑華戶以蔽風雨緼袍以禦寒泫耕而為業僕
賃以取資以至假貸無獲官游益困屈志於鄙事盡瘁於力作
并日而食徒行以出土之窮也乃至於是或命運亨會勳名崇
建出幽遷喬先約後泰者蓋不乏焉至有棲遲末路終然淪沒

者斯子夏所謂富貴在天良有數存乎其中爾
叔孫敖為楚相死其子窮困負薪

甯戚衛人歌仕齊家貧無以自資乃賃為人推車飲牛扣牛角
而歌後為齊大夫

晏嬰字平仲為齊大夫方食景公使使者致分食食之使不飽
晏子亦不飽使者反之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至千金以奉賓

客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賣以孔

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鯉孔子子子吾

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卜商字子夏魏人衣若懸鶉後為魏文侯師

孔伋字子思夫子之孫也居於衛緼袍無裏二旬九食

馮煖齊人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齊相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

嘗君曰客何能也對曰無能孟嘗君笑而受之

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門

吏後號廣野君

周勃其先卷人也卷縣名也地里志徒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薄

也曲常以吹簫給喪事後為右丞相陳平少時家貧有田三十

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從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

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爾

覈麥糠中不破者也覈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

棄之平家負郭窮巷負謂以席為門然門多長者車轍位至丞

相

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宦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為商賈

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常從人寄食終為淮陰候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

相舍人門外後為齊王內史

東郭先生拜為都尉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弊不完行

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司馬相如字長卿為武騎常侍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薨相如

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

四壁立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文君父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

也弟但從昆弟假二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

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賣酒之家累土為盧以居酒甍四面隆起其一面高

形鍛盧也鍛相如身著犢鼻褌即今之松形似犢鼻松音之容切與庸保雜作滌器

於市中滌酒也器食器也食已則洒之賤人之役也

倪寬治尚書受業孔安國貧無貲用甞為弟子都養特行賃作

帶經而鋤後為御史大夫主父偃遊齊諸子間相與排擯不容

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趙中山皆莫能厚遇後為齊相

公孫弘菑川薛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位至丞

相胡建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蔡義河內溫人

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眾門下好事

者相合為義買犢車令乘後位至丞相

王章字仲卿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

牛衣編亂床為之與妻決涕泣自謂將死其妻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

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危不自激邛乃反涕泣何鄙

也終為京兆尹

貢禹字少翁遷光祿大夫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資不滿萬

錢妻子糠豆不贍襤褐不完襤者謂僮堅所著布長襦也有田

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陳湯少時家貧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官得太

官獻食丞

康衡字雉圭東海丞人丞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

供資用庸作言賣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顧也位至丞相

楊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

載酒以從遊學

張踈居貧無賓客時有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及王莽時為郡守封侯

後漢許荆字子張家貧為無有舡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後

徵諫議大夫卒

劉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卒為野王令

班超與母至洛陽家貧常傭書以供養後以功至射聲校尉

侯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常傭作為資暮還輒焚柴以讀

書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起

申屠蟠字子龍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累徵不起卒於家

張楷字公超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

張楷字公超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

還鄉里後徵長陵令不至遂隱居弘農山中

桓榮字春卿少學長安貧筭無資常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官至太常

周紆為渤海太守免歸家貧無以自賑贍身築塹以給食章帝知憐之復以為郎

擅敷補象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

馬騰字壽成馬援孫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常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番隴西與羗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羗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障山中斫材木販詣市以自供給

范丹為菜蕪長不到官後辟大尉府常徒行弊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裙拾目資或寓息客廬或衣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

孫期少為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後司徒黃琬徵辟不行卒於家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通食以高行聞後為左中郎將施延字君之家貧母老常鬻力供養種瓜自給位至大尉符融妻亡貧無殯歛鄉人欲為其棺服融不肯受後州郡禮請公府連辟皆不應

閔仲叔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曰買一片豬肝者或不有為斷安邑令勅市吏後買輒得仲叔聞知其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魏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卒為光祿大夫
程堅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

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苧以此供羣弟之田廬
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後為光祿大夫

崔林除隰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
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河南夕陽亭
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
友故吏民為殯葬也

吳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位至
太子大傅中書令

潘璋性嗜酒甚貧性好賒貸輒言豪富必相還後為右將軍
晉祖納有操行少貧孤常自炊爨以供母後官之光祿大夫
葛洪字稚川少好學家貧窮自伐薪以買紙墨夜輒寫書誦習
遂以儒學知名元帝為丞相辟為掾

吳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
素遣女必常率簿乃令今移厨帳助其耕營使者至方見婢牽
大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官至度支尚書中領軍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家世貧素而窮耕為事好學不倦後為
荊州刺史南蠻校尉

李克字洪度為征北將軍褚裒參軍克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
許之為縣試問之克曰窮後投林豈假擇木乃除剡縣令

阮脩字宣子王敦時為鴻臚卿謂脩曰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復亦可爾遂為之

王猛字景略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常化負畚於洛陽後事苻堅為丞相中書監

宋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大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見一鬼立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載法與會稽山陰人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與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為越騎校尉

顏延之鄉郡臨沂人少屏居里巷不預人間者十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居常聲貧球輒分財贍之後為金紫光祿大夫

湘東王師

南齊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父耶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沒虜至泰始初因淮北陷沒遂入北至桑乾尋父父已卒喪畢又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赤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宋黨袁之日歛給一升米永明中卒

張緒為國子祭酒死之日無宅以殯

王智深為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菟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卒於家

張融為宋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寺僚佐多觀錢帛融獨觀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

王延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侯之見其如此

具啓明帝即勅材官為起三間齋屋

周山圖字季寂少貧微傭書自業後為黃門郎鎮羽林監

梁沈崇儔字思整吳興武康人六歲丁父憂傭書以養母及母卒家貧無以遷定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為太守柳惲初辟為主簿

蕭朏素早孤貧為叔父惠休所收卹後起家司徒法曹行參軍劉訐平原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毡絮訐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後刺史張稷辟為主簿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於家

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傭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惟有一林竹樹環繞天監十二年詔徵不起

陳張種初仕梁為中軍宣城主簿種時年四十餘家貧求為始

豐令

謝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箕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後魏張蒲為南中郎將大武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為

相州刺史

闕駟燉煌人博通經傳聰敏過人為沮渠收捷姑臧太守入京師家甚貧弊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斗乃飽

傅永自東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其道固俱降入為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得以存立

北齊杜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後為膠州刺

史

隋虞世基仕陳為尚書左丞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常為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為工作者莫不吟咏

唐韓思復初為汴州司戶參軍丁憂家貧鬻薪以終喪制呂諲蒲州河東人少孤貧不能自振里人程震重其才厚與資給遂游京師後位至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

高適好學以詩知名漂落不事家產僑居梁宋間薄遊州求丐取給後為左散騎常侍許康佐擢進士第以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或恠之笑而不荅蓋不擇祿而養親也後為禮部尚書李建字杓直少孤家代貧無餘業與伯兄遜於荆南躬耕致養後官至刑部侍郎周楊凝式晉末以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於家食奏拜太子少保尋分司於洛

安貧

夫貧者士之常孔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於議也是故賢者樂道君子不憂安德而忘貧好禮而不懼雖曲肱飲水其樂只且在牖甕繩樞何賤之有至乃韜光處晦研精篤學居四壁之陋無辛歲之儲誦墳典以自得秉耒耜而忘倦其於煩辱曾不屑慮非夫造聖哲之域蘊道德之富則何以在窮能固立志不回無隕獲之累而成名於世者哉傳所謂一畝之宮而無諂仕詩之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斯可尚矣

顏回字子淵魯人一簞食一瓢飲簞筭筍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原憲字子思魯人居環堵之室茨以蒿蓬戶甕牖桶桑而為樞上漏下濕正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往見原憲憲楮冠藜杖而入門正冠則纓絕堤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若夫希世而行北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滿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

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貂者立而不

耻者其由也與孔子緼象著

漢朱買臣朱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

以自給食艾讀曰刈給供也檐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載相隨教止買

臣毋嘔道中嘔讀曰謳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

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女皆讀汝

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何能富貴耶買臣不能留聽去

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妻嫁夫俱上冢見買臣

飢寒呼飯之後拜中大夫侍中出為會稽太守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清靜亡為少者欲者讀曰嗜不汲汲於

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汲汲欲連之議如井汲汲為也不脩廉隅以徽名譽也徽要

也激字或作激激法也家產不過十金之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惟後為郎給事黃門轉為大夫

後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時大雪積地尺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偃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

劉陶字子宜潁川人建武中徙六郡大族陶曾祖自齊來世以儒學安貧樂道故仕不過孝廉宰府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為新野河里街卒友人范式為荊州刺史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遵翽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肆志於抱閨子居九夷不患其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境不肯云

祐陳留長垣人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荼賤事縱子無耻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士如初後舉孝廉崔寔瑗之子也父卒剽賣田宅起家營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及仕官歷位邊郡而愈薄

常彪扶風平陵人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趨進

竇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安帝永初中三輔遭羌寇避難東

國家於外黃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兵縣東居蓬貧戶蔬食躬勤孝養然

講讀不輟

李恂為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

向長隱居不仕性常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卞范卞或卞字是雲除永無長不到官所止單陋有特絕粒窮居

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鹿范史雲釜中生魚菜范

蕪魏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位至光祿大夫

蜀譙周字允南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常問

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後封陽城亭侯

吳謝淵字休德少循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戚容又不易慮由是

知名舉孝廉

晉稽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

月居其下以鍛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

至中散大夫

劉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

雖華門陋巷晏如也後為丹陽尹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飢常晏

如也

桓尋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世孫也尋少孤貧雖篋瓢處之晏如也後以功封萬寧縣丹陽尹

王述字懷祖安貧守約不求聞達位至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尚書令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有清操及歸京師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宋高祖特為太傅賜車牛馬為起宅固

辭

前趙陳元達少孤貧常躬耕兼讀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劉元海徵為黃門郎

宋陶潛字淵明柴桑人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而退曾不希請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為彭澤令解印綬去

張興世竟陵人少家貧南郡宗珍之為竟陵郡興世依之為容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叅軍督護不就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年老菜無食常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文帝勅郡縣使隨時資給沈慶之吳興武康人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隴畝勤苦自立位至侍中太尉

劉芳字伯支彭城人也年十六時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

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榮尚真固至有以衣并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位至大常卿

後周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鄴人少以字行西魏大統末為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

隋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好學不倦為薛道衡所知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常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

房彥謙居官所得俸祿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至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福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卒為涇陽令

唐崔從子又與次兄能同於大原山居勵志學業窮困至於絕食不以告人

李藩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後至相位

李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能安貧苦易衣并食講習不倦官至刑部尚書

後漢李愚隨計之長居安唐昭宗天復初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入關遇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

愚往依為子弟親採薪以給朝夕未嘗千人後至相位
周翟光鄴太祖時位至宣徽使兼樞密副使食祿日夕家無餘
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候累重糲食纔給不人
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三

總錄部一百五十三

書信

古之作者曷嘗不因言而見志至於執許之還往盡書之問遺
皆所以導素蘊而陳嘉誨者焉春秋以來文辭為盛兩漢之世
炳然與三代同封鼎國之後才士間出現其揚擢理道論叙今
古內聲於烟幅外影於藻翰意趣周密采章英發使人三復而
不能自釋於手故史氏所載非以為繁文後學之徒競漱其芳
澗者已

叔向晉大夫鄭鑄刑書

鑄刑書於影以為國之常法

叔尚使詒子產書

詒遺也

曰始吾有虞於子

虞度也言准度子產以為已法

今則已矣

已止也

昔先王議事

以制不為刑辟惧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猶不

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

信奉之以行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也嚴斷刑罰以威其

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

使之以和說以也臨之以敬泣之以疆施之於事為泣也斷之以剛義斷也循

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止公王也官御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

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乱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止故民不

畏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為文以生爭緣弗可徵幸以成其巧偽

為矣為治也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乱著禹湯之

法言不能制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為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

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洹立謗政作立賦制參辟

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

德日靖四方言文王以得為儀式故能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信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者也如是何辟之有言云唯以德向信不以行也民之爭

端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行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

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

數敗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僑不才不能及子也

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漢柴武為將軍韓王信降胡漢使武繫之武遣信書曰陛下寬

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復音扶目反大王所

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吉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

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

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

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蠱無一罪身死亡二大夫種

蠱也而句皆日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祀浮海而逃齊又居陶自號

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言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種不去則見殺蠱逃七則獲免蠱音禮

伍子胥所以債於吳世也債謂疆仆而倒也音方問切今僕亡匿山谷間旦

暮乞貧蠻夷貧音吐傳切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者者不忘視痿風

痺病己音人佳切勢不可爾

薄昭文帝舅為將軍淮南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帝令昭予

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太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真信多斷是

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城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

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

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

昆弟之歡也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為讀

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甚厚

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不從

聰王自置二千石翫古委字翫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貞定屬謂委棄

功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毋失不失也南面大王

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

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妄此高

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朱亦頽字也蒙昌也未洗面可音呼內切字從午未

未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痍音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

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門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

牲農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飲屬國為布衣甚過

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宜數逆天

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母字自為名節而幸表異行用此務高於兄爾

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兩行不仁斷謂貴布衣一劬之任賤王

侯之仕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安行不祥任情意所意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此

者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吳

諸行孟光也賁音奔常出入危險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

於大王之手明白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

以反國子糾兄也言弟者韓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始皇母謬氣私通生

二子事覺誅毒并殺二弟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高帝

遷其母於陽城宮也兄仲也匈奴如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部陽侯以便國法也便蓋損面切

之以安漢濟北王與居其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

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

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大上天子也古之諸侯游官事人及舍匿者論

皆有法舍匿謂容止而蔽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

為吏者御史主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為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

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

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典其禍不可得也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

身不千豫之不可得也其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何

夫墮交大業退為布衣所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衰隣之墮音火親

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羞辱也甚為大王

切

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

氏之世未嘗忘死常恐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軌云

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

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

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發矢踰速也王得書不說

司馬遷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故人

其舊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也曩者

辱賜書教以填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懇懇至誠也音懇

若望僕不相師用也望怨而流俗人之言謂隨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是也僕雖罷駑亦側聞長者遺風矣罷讀皮顧自以為身殘處穢

動而見尤顧思念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無誰語者言無相知言心

之人誰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節立

上為音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伯牙鍾子其皆楚人也

鼓琴而志在寒山子期曰巍巍乎若奉山既而志在流水子其

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鼓琴絕絃終身復鼓琴以

時人無足復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說讀悅若僕大質已

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由夷許由伯夷巴隨隨侯珠也和氏璧終不可以為

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爾點汗書辭宜荅宜早會東從來從武

也又迫賤事早賤之事若煩務也謂所供職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

竭指意卒卒足遽之意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平居時遷不

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薄

其怨以度己也不測謂深也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也迫當恐卒然不可諱諱謂安死也則長折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

以曉左右諭煩悶也曉告則長折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

請略陳固陋幸無過僕聞文修身者智之府也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

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府信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

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

禍莫惜於歆利惜亦痛也音千敢切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

莫大於宮刑詬詬也音詬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今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趙

良卓心景監秦嬖人也趙良賢者同子參乘趙談也與遷父同自

古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堅莫不傷氣况墉恨之士乎

抗音口即切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

先人緒業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言符從天子之車與所以自惟也推思

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效致也有竒策材力之舉自結明主次之又

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

戰有斬將搴旗之功搴拔也取敵人之旗也搴音蹇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

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卿者僕亦嘗廁下大之之列周官太史謂下大夫也漢

大史令之秩比下大夫陪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剛維剛維思慮

今已虧刑為掃除之隸在闔茸之中闔茸猥賤也闔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楚也闔吐合

切茸人勇切乃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卯讀曰仰信讀不亦輕朝廷

羞當世之士耶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

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

也此事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薄技薄材也周

謂周密也衛言宿衛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頭戴盆則不得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

所造不假備人事也言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

營職務爾未論造書也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繆

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超所向也舍所廢也

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

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

徇國家之急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畜讀田蓄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

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媒謂遺會也孽謂為生其罪豐媒娉

謂謂鞠為媒也媒孽如鞠孽之孽一日齊人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廷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挑音徒了切

仰億萬之師叩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

殺過半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不給供給猶旃表之君長咸

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

之轉鬪千里矢尽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

勞軍呼火切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

死敵者洙音穎券弩弓也洙古穎字穎洗面也言流血在面如其穎冒死也首向也洙呼內切字從午未之未拳立權

切又音眷冒莫克切首式救切或讀乃以券擊之券大謬矣陵拳則屈指不當言其張時失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陵

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

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

料其卑賤料量也音聊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

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其分少自絕言其而其衆人能得人死力

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於

匈奴立切而歸以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

具當破敗之罪謂推破也僕懷歆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

下奴之兵也指意歆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語未盡明睚眦皆目

陵功也故瞻之頃也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沮毀

音厓睚才賜切音厓遂下於理拳拳之忠不能自列拳拳恐謹之自劉向傳作

女切因為誣上卒從吏議也卒終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

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

可告懇者此正少鄉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

其家聲家世為將有名声陵降而而僕又俱之蠶室茸音人勇

室初腐刑所居温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觀視之悲夫悲夫事

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

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

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螻蟻蛄也螻蛄蛄也

螻音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其能死節與許也不許持以為知窮罪極

不能自免卒就死爾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

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趨讀曰趣太上不辱先

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誣体受辱其

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箠林也音其次剔毛髮

嬰金鐵受辱嬰統也賜其次毀肌膚斷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極

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處深山百

獸震恐及其在罝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罝音才性切積威約之

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未過刑自殺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彭音幽於圜牆

之中禮謂之圓士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搶千視徒隸則

心場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

謂強顏爾曷足貴乎強其且西伯伯也俱於羗里李斯相也具

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高祖為遊云夢而信至陳上彭越

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或繫於獄或至大絳侯誅諸呂摧傾

五伯囚於清室伯讀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及手足

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問

隣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則而裁同在塵埃之中古今

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

乎夫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

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重難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言

於義理者則不顧念於親戚妻子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鄉顧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

夫慕義何處不免焉勇敢之人聞於介理未必能死名節去僕

雖怯懦欲苟活要森弱也亦皮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

紲之辱哉湛讀曰鮑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揚雄方言云海

臧罵婢日獲燕之比謂之臧女而婢婦奴謂之獲也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

忍苟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限私心所有不盡鄙陋沒世

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個儻非

常人之稱焉盖西北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

逐

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兵法脩列孫子尚廢

贏消所不常遷蜀世傳呂覽呂氏春秋編論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斷足翳詩三百篇太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氏歸也音人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令將來之人是已忘

也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

垂空文以自見見胡電切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

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稽計與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

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

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

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

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戲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

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爾是以腸一日而久回居

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知如往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常不

發皆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故且

從俗浮湛其時俯仰湛讀日沈通其狂惑今少鄉乃教以推賢進士

無乃其僕私心刺謬乎詰意也今雖欲自彫琢琢刻也音篆曼辭以自

解曼美也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爾祇過也要之死日然後事

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故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

外孫平通侯揚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揚惲為諸吏光祿勳封平通侯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

產業起室宅以財自侯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

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

之意也闔閉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

朝掩昧語言見廢暗與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巧行穢文

質無所底也底致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卒亦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

蒙備督視也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也惟思而猥隨俗

之毀譽也也言鄙陋之愚若逆指而文過逆足下之意指而

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顏回季路侍子曰盍故敢

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

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其讀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

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倍輔朝廷之遺忘已負

竊位素飡之責久矣素空也不稱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

故橫被口語橫音古身斷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

不足以塞責也塞補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

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說

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

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充縣官不意當復用以

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父至

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享羊羔烹斗酒自勞魚毛炙肉也即

音步交切燒音一高切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

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缶瓦器也秦人繫之以而呼烏烏

節歌也即今之盆類也

李斯上書云繫冤叩正彈箏搏髀而呼鳥鳥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門中舊有此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燕

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山高而

君之象也無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

言立者身矣之物當在困窘處落在野喻已見放弃也箕曲而

不直言朝廷皆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衰低印衰古衣頓足起

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自謂為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

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

毀所歸不寒而栗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言逐衰意尚

何稱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

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度人之事也引董仲舒之辭

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

西河魏士文侯所興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段干木田子漂然

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頃者足

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昆夷之地子弟貪鄙豈習

俗之殺入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言其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

乃見子之志其操手平生謂子為達道今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後漢馮衍以計說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鮑永永以為立

漢將軍其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

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敵壁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皆前

約遣使者招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衍其邑素哲勿衍乃遣

邑書曰盍聞晉出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避麗姬之難

趙武難逢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

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

言趙朔客程嬰公孫扞白謂程嬰曰胡不死成嬰曰朔之婦有

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爾居無何朔妻生男
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宮中夫人置而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
索之扞曰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殺扞曰斥孤兒
然趙氏負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二子之議當矣
晉景公乃止趙氏為鄉而復其曰邑

今三王皆畔赤眉危國三王見更始傳天下喧動社稷顛隕論衆是忠

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田邑字也擢選部符專宰大郡

文帝初與群守始為同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為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

帶三關西為國敵三關為上黨營閭并柰何舉之以資疆敵開

天下之凶假仇讎之忍豈不哀哉張儀說楚王曰秦下加攻衛

謂借寇兵而衍聞之委質為臣無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

無二心古之制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

其辭舉大夫崔杼殺齊莊公乃却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戟鉤

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奉血叩天曰

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

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共之不與我

則戟在脰劍在心子圍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

留吾以利而皆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謝

回而求福乎劍忍鈞之直兵推之嬰不乖矣崔子遂釋之謝

息守邴魯以晉魯不喪其邑魯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守邴邑晉人

來理祀田季孫將以脚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午臣

喪邑雖吾子亦有稍焉季孫曰君子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

曾罪仲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

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齊以無山與之萊柞刀廷於棧注

口摩瓶汲器論小智魯國下由是言之內無鈞頸之禍外無棧
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
萊之利案謝息得棧邑在山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
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敗而必書莒牟夷
以土地求食而明不滅是以大夫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
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膝問丘奔魯故言

蔓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脚以濫來奔右傳曰以地
畔求而食己不求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議不可穢子
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為伯玉深計莫若
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三畔人名者也

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切如以尊親係累
之故能指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紆怨紆緩也上不

指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盾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

黨之權惜全邦之實愆恐必伯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

禍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如

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人城市邑十七願再拜

何人豹曰聖人甚惡故無之利夫秦蠶倉韓氏地中絕不令相

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

遂發兵取二黨於是秦人圍趙阨其卒四十萬又圍邯鄲又攻

西周故之故言懷周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延

趙之憂前年猶往時邑名吳公子季季所封故以歸焉季禮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連

納邑與正無邑無政及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

以免於欒高之難欒謂子雅高謂子居皆孫林父違穆子之戒

齊大夫魯昭公八年欒高作難晏無罪孫林父違穆子之戒

故陷終身之惡衛侯使孫林父嫂魯且尋盟公登亦鄧叔孫穆

子相儀走進日諸之疾會寡君未嘗後會且今吾子不後寡君

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後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

而不後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以獻公為伯玉

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焉而不顧也言不

而己途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功願自強於時無與俗

同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
戟在頸不易其心成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
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今石要長生而
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
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教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尚

黨默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觀潰敵圍拒擊宗正

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同徒已定

三輔謂鄧隴西北地從風嚮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

不足以比言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

身沒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

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無誰為老母抱執恩所當留

而厲以貪權誘以策焉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言三

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况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

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勉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

切謂蓋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

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部行集勉永

行詐也吾誰欺天乎

安集并州雍兵比大原與而河東畔國兵不入聞更始敗故

太原季仲房同心并力羸言不征之也羸縣名屬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默賊

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谷目大原趣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

救也今并州大谷縣而有谷文是也

屈辱國權日損三王皆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若墨

翟累萌救宋申包胥重眦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為許

其兄即戴公弟失國曰唁衛懿公為狄所滅戴公乃立盧于曹

邑許穆夫人閔衛之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

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異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

未知為臣焉知為主厭為臣子思君父手欲搖太山而蕩以北

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行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又遣子壻張舒誘降涅

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邑又書勸永曰愚聞大夫不澤故而

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位不肯
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
與兵背畔攻取淫城破君長之國懷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
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
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執烹於漢
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啣命
出征擁帶徒士上黨危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危之憂
國有分離之禍上無仇收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
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百分
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議當先知故主之未然
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

為羅網天下為敵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泉之薄冰不為唬
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
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尊李友跡其
父族外符妻黨已收三族其將行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
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馬融南郡太守與竇伯尚書曰孟陵奴來賜見子跡歡喜何量
次於面也書雖兩紙每紙八行行七字

趙壹漢陽人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

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盾也謚曰宣宣孟將

其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時以遺秦越人還

貌大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蹠號太子死扁鵲

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尸蹠也乃

使弟子子陽厲鉞砥石以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

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

氣竭矣然而構脯出乎車軫軾車軾鉞石運乎手爪古者以鉞

鐵之法左手象天右手法地彈而怨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今所賴者非直車軾之

構脯手爪之鉞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司命文昌使乾

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人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除

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為窮鳥賦一篇後上計名動京師

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引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

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

蹉跌不面企仰慙風虚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人者慙其區區

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但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

尊謂壹也敬更啟乃知己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得旦惟君明睿

之故雖為尊

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怒也尊敬壹事在悖惑不足

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

結汴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

多詩曰高山仰上景行行止法言曰希冀之旋轉兼道渴於言待

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縣心遲以貴下賤掘

髮垂接湯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周公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

意抗下則論當世消彌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急倦失恂恂善誘

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恂恂恭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風

退自引畏使君勞昔曰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

於天不充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

何損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一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

可去謝也可食齊大飢默然教為食於路以待我者有蒙彼戰履質而來曰嗟來食日余准不食嗟來之食以

以至於思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

疾動膝炎壞潰人有四閱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未貺永以

自慰遂去不顧州縣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

孔融字文舉漢末會稽太守王郎為孫策所敗太祖表徵之郎

被徵未至融與郎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表

章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鯨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濟

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公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

至知擢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

行自愛又張紘既好文學善諧書嘗與隔書隔遣紘書曰前勞

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孫權討江

夏命紘守居融遣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

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

單于以盡餘慎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降灌俎豆亦

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爾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

哉融後為少府

劉表為荊州牧其表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

軍孫公祐具論此事未常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

總錄部 一百五十四

書信第二

魏王卽東海人魏初為公輔時許靖入蜀為司徒其卽親善卽

其文休靖字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隔別二十

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云一日之別勝於歲月豈况悠悠歷

累記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

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樊附於飛龍之聖主侷輩略盡幸得老

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遭蹇之隔時聞消

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耿翼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

到荊州見鄧子者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卽在益州執

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待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
聽事之上共道足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下
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俊之所見在者豈獨人盡
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清聽每
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儀前
世邂逅以同為朕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
之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
致名烏貂蜀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聞久闊情
愔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
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兒名肅年二

十九生於會稽小兒終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聞受終
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
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引
辭觀衆瑞之總集觀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煙于
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廷也徒慨不得攜子
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字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商
士想亦極目而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鵬立也昔汝南陳公初
拜不意故嘗讓上鄉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
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
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
投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

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有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
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
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絕瞻晞故士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
念而勞仁心重士明詔以發德音申勅即等使重為書與足下
等以足下聰明撥殷勤之聖意亦足悞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
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
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非去常
之偽跡事受命之大魏容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
懼功與事並聲與勲著考績計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認直
且服舊之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
以宣明詔命引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啟衆心子道
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
否復面何由前來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卞周游
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
深矣擇為身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
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漢末劉繇字正禮為揚州刺史畏袁術不敢之州南保豫章駐
彭澤病卒後孫榮西伐以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即
遣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
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
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
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疑意不昭奄然殂

隕可為傷恨知敦厚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忘愆存損
既往之情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
齊怨不廢表紀春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卿校之所歎
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息不
亦憂哉

鍾繇為相國策罷就第吳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
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僧
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子更侮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
能離手若權復默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國俯仰
苟許亦已足矣

楊修字德祖謙恭才博為丞相主簿是時臨苗戾植以才捷愛
幸未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
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
借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
振藻於海隅德連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
人自謂掘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
網以該之頌八絃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
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
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朝之反作論盛道
僕贊其文夫鍾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
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
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

吾自得之後世誰想知定吾者耶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
屈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
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
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
訶文章倚楛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百於稷下一旦
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
連永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
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樂衆人所樂而墨翟
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
談巷說必有可采繫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云先朝執
戟之臣爾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
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
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
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歲之名山將以
博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忤恃惠子
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德修荅曰不侍數日若你年載豈
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和損辱未命薛矣其文誦讀反覆
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城徐劉之
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
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況駭施高視哉伏惟君候少長貴盛休旦
發之實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

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体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于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掘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相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爾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聲英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其文章相妨害哉暇受所惠竊備矇眊誦誦而已敢望惠於以忝莊氏李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

蜀許靖為御史丞漢末避難在交州鉅鹿張翔街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其誓要靖拒而不請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閹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以書辭百款密人要不忌迫於素術放命圯族扇動避逆津塗四塞雖懸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書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庭虜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其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如草饑殍存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其

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
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
上荆會州倉梧諸縣夷越逢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
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厲伯母隕命并及群
後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
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永為
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
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
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歲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
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寒延頸
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
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同從者規矣又張子雲昔在
京師志輔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
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勿有聲命於子雲勤
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州兄弟使相
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通逃之負泯軀九
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損沒不達者則
永街罪責人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
警蹕今日足下危持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
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如足下者也夫爵
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
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則社稷用寧行之

失道則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
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察興之由榮辱
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群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
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
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不納搜索靖所寄
書疏盡投之于水後歸先主為司徒

蜀馬良字季常襄陽人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

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援此天祚也尊

凡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

也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簡才宜識其時若乃和悅遠近邁
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

於事無相奪論此乃管絃之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

節

諸葛亮字孔明為丞相都護李平字正方建興九年坐誣罔廢

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

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爾不

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陳震字也

吳張承為奮威將軍呂岱為交州牧屢立大功復還武昌時平

已八十然体素精勤躬親王事承與岱書曰昔旦爽翼周二南作

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

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

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趣乘不由跨如此足下過庶頗也

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

晉趙至與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遊乃與蕃書叙難井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謡夫以嘉道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後離群獨逝皆榮讌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登高眺遠則山川攸隔或乃回風狂厲白日寢光徒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跋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並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劔今將殖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武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憲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遠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都極聽修原則俺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絃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難埽穢蕩海夷嶽躡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屋飛藻雲四俯據潛龍

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鉗其後良疇交其佐聲
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秉從容顧盼綽有余裕
俯仰吟嘯自以為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夫夫之憂樂哉去矣
嵇生遠雅隔矣莞莞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年路難涉矣攜手
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
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繫華流蕩君子弗欽臨
紙意結知復何云至後辟幽州部從事

劉引為荊州刺史每有興廢手書即國守相丁寧穀密所以人
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應詹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
入相頡頏繼綬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取何所

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未忝此州圖與足
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思明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緜舊好豈悟時
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愧帳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
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
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
此誠

庾亮為征西將軍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難務存大綱不
拘細目委任趙裔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
起兵廢導而郝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
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
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厭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

迄今曾無悔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顧人主之美習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黜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遇其至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恃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尊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華舍容忍隱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蒙懼而修己如傾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歸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宅國家固社稷之遠筭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庾翼為荊州刺史鎮武昌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為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凡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瀰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凡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攻以偃憚豪強以為民

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姓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
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選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
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
寧秦王使糾罪人舩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
之昏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也凡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
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
最惡惡而不默與殺督監者復其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
論皆如此

王羲之為會稽內史去官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
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
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遠天不祥須東游還修植桑果令
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
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廢
今舉策數焉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當與安石東游山海
并行田視地利順養閑暇衣服之餘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
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
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
志願盡於此也

習鑿齒為桓溫別駕出為滎陽太守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
齒相親善鑿齒罷郡歸其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
觸目悲感略無懼情痛則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
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鷄之聲

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擅溪念崔
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緜日惆悵極多無
乘躄蹠既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賢之所隕斃裴杜
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
烏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嚮生乎琳琅命世而
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
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遐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烏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
並為景昇乎其風期後邁如此

殷浩為中軍將軍為桓溫疏奏廢為庶人後溫將以浩為尚書
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閱者數十竟達
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五

總錄部一百五十五

書信第三

宋王徵字景玄

一名徵

起家司徒祭酒始興王後軍功曹記室參

軍素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
湛與徵為吏部郎徵與湛書曰弟心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
朝野所共知騶會招葦門閭咸以為祥慳君多識前世之載
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爾未知君何
以自解於良史耶今雖王道鳴堯或有激印於天表必於探潛
援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
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式士上窮範馳之御

下盡說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示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手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官庫之未何為劫勒通家疾人塵穢難其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蹈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懼士先疾廢茫茫棫樸似不如此耶且弟曠遠兄弟迺將十載娣時婦來終不任與曳入閣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君曰表裏無假長因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生必蒙僻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葢諸葛孔明云來敏亂群過於孔文奉况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行彼二三莫賢足為曉治與不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此衛賜耶君欲高敷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趙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失昨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爾而作不師古生亂官文誣歸蚺蚺異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風歎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為人賜舉未以已勞則高貶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易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夫口於齊駢籍鬼說於周季公孫倅毛髮之文莊生縱漑濇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為之亂矣子將明魂必靈昭於蒿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間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為最何君恃度之輕謬令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絕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

戚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
妾皆將咲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詐
諼爾徵既為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徵奉答牋書輒飭以
辭采徵為文古其頗柳楊袁叔見之謂為許屈徵因此又與從
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常不
以止是為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為一旦落漠至此
當局若述將不然耶詎容都不先聞哉可不知爾衣冠骨裔如
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惟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
規矩細行難可群料疹疾日滋縱恣意甚人道所責廢不復脩
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思所其每蒙寬假吾亦自撥疾
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以視日何存盡
於大鹿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慶血氣盈虛不復管道長以
九散為和羹弟為不見之耶疾廢若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
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洎爾尸居無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
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州陵此舉有所因反復思之了不能
解豈見吾近者諸牋耶可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曉節如小進
使者公歆民不偷每加存飭酬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辭不怨
思擲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以往視之如似多
意當見居非求自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耶爾者真可謂真
素寡矣其數旦見容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告也此輩乃
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
器齊蘆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

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不過強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鷄鶩變作鳳凰何為干飾廉隅姪見於面目所請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兀為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皆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即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無辜人周宣之鰥寡不足過也語皆脩檢校跡不為虛筭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誦詐且吾何以為足不能行此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劔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言爾管子進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筭吾何辨致而下莫俊夫竒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為伍放勳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騰騰奉牋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纏親戚滿城府吾獨自知袁陽源輩當乎此不飭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子宜以解塞辟賢矣兼悉恕此言自爾家任凡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胷心無人可寫此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河偃亦豫其議慮為微所咎與書自陳徵報之曰卿昔稱吾於意興吾常謂之見之然復自慙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瓜熟悉於事周何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

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直庸性人爾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充鹿笨盆本切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心求至二十左右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袂書便言學問事說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群尚獨愧笑揚子之褻贍猶恥辭賦為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允亦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鮮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三時病虛繭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問東昌本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款以扶護色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瓜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和藥允信本草款其必行是以窮親意在取積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同家頗有罵之者又已性知盡續蓋亦鳴鶴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牽止因卷慙自保不能勉其所矩爾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麓詠之清豁瓦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沉論無已區區之情惕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蹇荒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謂有記自論仰即天光不天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万石之慎或未然耶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兄病

者吾本俾人加疹意昏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
痛引喉狀如胃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
懷落漠不舉卿不可解力欲便別且當笑

王僧達為宣城太守時沈璞守盱眙魏太武攻之璞拒退僧達
與璞書曰足下何如想館舍平安士馬無恙難折有時音旨無
日憂詠沉吟增其勞望間者獯獫扈橫掠刺邊鄙郵販絕塵勺
汁靡瞻江眦准眇然十里吾聞涇陽梗棘伊滑荐遁鳥集絃絕
患深自古承知乃昔寇苦城境勝胃朝食任甲宵舍烽鼓交驚
羽鏑驟合而足下砥兵勵伍總接豪產遂能固孤城陷死地古
之田孫何以尚茲商驛始通甚善甚善

周郎為江夏王義大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諡尚田遺義
恭出鎮彭城為北討大統郎聞之解職及議恭出鎮守小土薄羊
希從行與郎書戲之勸令猷竒進策即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
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往爾屬華北來
何更工耶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動以
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為足下欣耶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
爾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后之忘辱舊矣天下孰不慎心悻復
以忿胡人之患嬾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雜人蓄
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
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豐旗惻然動使仁歆餘氓被
惠及取土之令朝祭宰王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
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况復如此焉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歆

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達國之謀不及
安民之論不與至乃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采身
不惟王臣之錄名不側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漂銷丘里者自數
年以往其一人哉若吾身無他技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
息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職
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
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令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
之不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髻望鼓鯁於豎鱗之肆墜風之
羽覲振翮於騫毳之林其不能俱借淶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
明見若乃闕竒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為
鄉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三逐之吏當復是天一才不
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
士之置身三其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沉雪
憐肌畜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鄉腐鳩梁錦實乃竚意天后
睨目羽人次則剗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功辭於
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進身白而醜奸猾委王人而齊聲
禮揭金穴而烹勅寇使東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
跡道日富而君惟名致諸侯歛手天子改觀其末則厭耜而出
望旃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神六王之間俛眉脇肩言天下之
道得睂自扼腕陳從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覺逆則返而
還閑居為官交造罷頓損暮遺憂夷毀銷譽呼喻以補其氣膳
嚼以輔其生凡此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若幸病

不及死殺不至身蓬藜既與方杜長者之輒是議自絕世豪之
顧塵生狀惟苔積階戶又擔中山木時華月深地上海草歲榮
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接
絃拭徽讎方校石時復陳書露初莫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羲軒
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能
俟勒之畢當敬觀邠鄴肅尋伊鄘傍跳燕隴邪履遼衛傾我周
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未休此歆但理實詭固物好交
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揚朱以此猶見螭於
梁人泥才滅揚子之噐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太宗之言
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見卷閭
里之間妄見真士之遭遇使為是臧獲庸人之徒爾士固願呈
心於其主露竒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候為至乃復
有致謁於為乳之口被訕於害正之徒心竒而無由露事直而
變為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寇負日月藉踐渊海心支身首
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於惟筵之
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思深之所集心動必明
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
得失拔忠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乃足下之所以報也不尔便
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閔必固之壘交
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
意即之辭意個儻類皆如此

羊希大山人吳郡陸法真孝武世歷官有清節法真嘗為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希與安北諮義參軍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明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位下秉操下哀計當日夕想申意袁淑為太子左衛率同尚之致士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淑與尚之書曰昨遣脩問承文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礼宜遵亦事雖期貴必踈班郗魏通美於前策襲貢山衛淪慙乎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異尋函之勸畢栖立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憎滯果茲冲叙必沉樂忘歸然而邑議塗開者謂丈人徽名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失事康道降節殉務企南瀕或屈傲此行求决矣望眷有積約曰無誤

尚之宅在南閨寺改書云南瀕毛詩所謂于以採蘋南

間之類也

南齊丘瓌孫為寧朔將軍時吳郡錢塘人褚伯玉有高世之行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瓌孫與僧達書曰間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奉棲治城安道人昌門於茲而三馬却粗之士飡震之人乃可斲致宜不义羈居當思遂其高步成高其羽化望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以古之逸民或留憲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素然唯朋松石分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翼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劉善明為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善明少與崔祖思友
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子今邈矣或携手
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
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
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来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
萬里萬冀至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機古今豈殊此實
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繁秉識所祖唯有京振創為聖
基遂乃擢吾為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閩中委吾留任既不辨
有抽劔兩城之用橫槊舉旗之能徒以絜執小智名參佐命嘗
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
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自輔別
入國不與公鄉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耗唯知奉上以忠事
親以孝臨民以絜居家以儉足下今鳴茄舊鄉衣繡故國宋李
荼毒之悲已蒙蘇秦閩河倒懸之苦方須救技遣游辨之生為
鄉導之使輕裝行經營舊壤令泗上復業稷下還風君欲誰上
讓耶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張融為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為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為王玄
謨所錄將殺之謨子瞻為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
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
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常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
但世業清貧生民多待榛粟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札已
大勉身託官十年七仕不歆代耕向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

屢升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
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即求即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
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遺退不知賤凡然
造化惚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預弱
撫之感而古人悲豈能山海陋祿甲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士風
融亦欣晉乎閣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

張充為武陵王友武帝欲以充父緒為尚書僕射王儉執不可
充以為溫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時暑未平想無虧攝
克幸以漁釣之閑鍊採之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縱
橫万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紜百年升降之塗不一可求剛水柔
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
器者不亦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歆于懷三十六年
差得以樓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之情峯橫海岸至如
彩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搢紳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
踈凝情塗猾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迴於
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柯雖復王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
之日汎濫於漁釣之遊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謝哉
若夫驚岩暈日吐海連天踈石飛湍分危落桂蘭綺靡叢雜於
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底元鄉於是乎不埽伯休亦以茲長
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州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
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十里路隔江州每至西
風何嘗不歎文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進佐蒼生功橫海望可

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
昨佇簪裾而悚歎得無惜乎充琨西北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
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駛遊說容與於屠傳之間其
懼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亦道之哉是以披聞
見掃心宵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文人
而已闕廷疊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為脫略弗
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搗所奏免官
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久之為司徒諮
議叅軍

梁陳伯之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叛入魏魏以為平南將軍光
祿大夫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軍北討宏命記室遲私
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
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
事開國承家朱論華轂擁旄万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本亡
之虜聞鳴鏑而服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
非有他故且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
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万方將軍
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有千張繡事刃於愛子
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
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光典攸高主上屈法申
恩吞舟是漏將軍栢松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
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替帷幄之

謀乘乘建卽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哲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
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疆身送東市姚泓之
盛面縛西都攷之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
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王焦爛况偽孽昏狡自相
夷戮部落攜堆首豪猜二方當繫頸蛮邸懸首豪街而將軍魚
遊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上不以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
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
俾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位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相期早屬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尋陽擁衆八
千歸

沈約為尚書令侍中久處端揆有志台司時論咸謂為宜而帝
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免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日
吾弱年孤苦傍無眷屬往前業將墜于地契濶屯邐因於朝夕
崎嶇薄官事非為已望得小祿於此東歸歲途十稔方忝襄陽
縣公私情計非所了且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求明末出守
東陽意在上足而見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
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逆庶幾可果託鄉布懷於徐令想
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徃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
年云至懸連人情事田思奪誠不能引宣風政光闡朝敵尚歆
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
役過差揔此彫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
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侍方可僴倪解衣

一卧支體不復相関上熟下冷月增日篤取儒則煩加寒必利
後差不其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華帶常應移孔以手
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
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
平健才力所堪唯思是策勉為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
加鼓吹而已

伏挺字士標自西中郎記室叅軍遂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
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靖時僕射徐
勉以疾假還宅挺致以觀其意曰昔德祖懷顧戀與數日輔嗣
思友情勞一恂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思隆世親義重
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縣隔山林邈殊雖咳唾時沾
而顏色不觀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
居廓處顧景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
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沈鬱隆
渥覆益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且
猶累牘兼翰紙縛字磨誦復以徒恨許與過當有傷准的昔子
建不欲妄贊陳琳恐見嗤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
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籍以謳謔與之輿牧仰承有事砭石仍
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
列頓遣方文員案三代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城外操被絃
誦賁茲觀損追留侯之却粒念韓邨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
岳鑽仰未旣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步

馬行却由瘦得所寅亮有崑悠々之展氏猶且攘袂浩々白水
甯安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松子遊誰其
克遂顧驅之人壽綏此多福利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默首有
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家其賴豈不休哉豈不休
哉昔杜真自閉深室即宗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
相如慢世尚復遊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為泰心竊慕之
方念擁篲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
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祖謬彼偏嗜是用不
虛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仰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稱
盛美况在時宗彌為未易近以蒲槩勿用箋素多閑聊郊東方
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閩河儻逢乎使比復削牘勉報曰復
覽來書累讀兼翰事苞出處言無語默事義周悉竟志深遠發
函伸紙倍增憤歎鄉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
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華若燕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
及占顯色試吏叟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其卓魯斷々
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長者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實彼周
行而欲遠慕舒用懷遇智既知益之為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
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池無人共樂
偃師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帶誠乃歎美用有未同
今迭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出人引領貧為賤耻烏獸難
群故當損此薜蘿出從鸚鵡驚無半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之佐時
才慙濟世稟丞相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

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何候無驚作樂制
禮糾召封山然後乃服衡門實為多幸但夙有風刻邁茲虛眩
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沈瘁台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
非閑欲追松子遠慕留侯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乏
良覺舜費覽復循還矣馬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
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縹紙昔仲宣才敏籍中郎
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儻成卷
帙方為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舜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
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之閑歎曰無懷
所遲萱蘇書不尽意挺後遂出仕

謝幾卿為軍師長史免官時佐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
得並肆情誕縱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免之幾卿答曰下官自
奉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暗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冥漾
桂權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蘭香無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
浴玄流濤汲之辯懸何不足譬春藻之舜麗文無以定莫不相
顧動容服心騰口不覺春日為遲更謂修夜為促嘉會難常
搏雲易遠言念如作忽焉素秋息光不遺朝譴遠隆因事罷歸
豈云棲息既匪高官理就一堙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
之飾無假玉璧為資徒以老使刑踈疾令心阻沈滯狀筆彌歷
七旬夢幼俄傾憂傷在念竟無知益思自祛遠尋理滌意既以
任命為膏蘇墜手鏡照刑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
言前哲見谷深棲接與高舉遊名屠四奔迹闌市其人緬邈餘流

可想若令亡者有知豈不縈悲玄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
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筮虛心未席去日
已踈來侍未偁連劔飛鳧擬非其類懷私我德竊用涕零

後魏元樹父咸陽王禧以逆見誅樹遂本梁封為荆王時江
陽王長子又先納靈太后妹為室及孝明嗣位太后臨朝又為
侍中領軍威鎮內外及淮南王孫法僧為徐州刺史又以反逆
奔梁樹與法僧書曰魏室不造奸豎擅朝社稷阡危綴旒非譬
元又儉愚狼戾人倫不蔭屬籍踈遠素無問望特以太后妯娒
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四竊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
所傳皆云又狼心蠱毒籍權位而日滋含忍諂詐與日月而彌
甚無君之心非後一日篡逼之事旦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

出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命曰成師晉始北辭求之
史籍有自來矣元又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
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
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為况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曰靈又矣始
信斯言况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
日何謂人臣諸賢哉或奔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
戢居机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
申念有動悴又聞專政億兆唯德重以歲時災厲年々永旱牛
馬殫踣桑石焦古飢饉相仍採色滿道妖災告譴人皆姑息
灋澗西北羗戎陸梁泗汴左右戍漕源難加以剖斲忠賢殲殄
宗室衰彼本邦一朝橫潰今既率師將除君側區々之懷庶今

冠屨得所大慙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忍諸之非又為遠近所惡
如此

宋欽拜著作即欽與高允書允答書曰頃因行李足下高問延
佇之心為日傾又王途啟一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定
下兼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
抱吾少之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政而來喻褒飭有過其分今往
詩一篇誠不足以標明來旨且表其心

莊弼中山人張普惠為諫諍奏以胡太后父有太上之名普惠
思直諫排其諫於是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李身負大才
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蹇如也諤々如也一昨承胡司徒弟當庭
面諍雖問難鋒至下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榮魯門之拆裁驚

終使群后逡巡庶僚咸拱雖不見用於一時固以傳美於百代
閭風快然敬裁此日普惠美其此書每為口實

北齊王晞累辟不赴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記室晞稱先被
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弼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
告存念見令起疾循眷旨以疑吾所傷未必是弼吾豈顧其必
弼但理契無疑爾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弼亦
可疑其是弼其疑半矣若疑其是弼而營護雖弼亦無損疑其
非弼而不療儻是弼則雖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
於此若王晞無可措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柰何奪其
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絃豈在一
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為將軍言也於

是方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

後周王褒字子淵自梁歸國甚為武帝禮遇為少司空仍掌綸
誥初褒與梁處士汝高周引讓相善及引讓足引正自陳來聘
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引讓詩并致書曰司宗窮途楊
宋岐路征蓬長遊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
樹冬凋想攝衛惟宜動靜多務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拙陵
之水上保池陽之田鏹迹幽蹊銷声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
弟昔因多疾幽覽九先之方晚涉世途長懷五嶽之舉同夫關
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兆之談中
樂養神每重丹砂之說頃年事業適盡容髮衰謝去其苦零
落無時还念涯繁不復集是襟陰暢曰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

同劉琨之積慘何嗚心臨空思鞏縣霸陵南尚還見長安所異
書生之魂未依舊里射声之思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
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引讓復書曰其矣悲
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
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
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汴寒陽榆晚榮土風氣候冬集所
安殮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喜甚喜與弟分袂西陝言及東區雖
保周陂還依蔣徑三姜難折二仲不歸塵鹿為曹更多悲緒冊
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木可求常為採掇昔吾壯日及弟當年俱
直雍熙並歡行必南風邪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
瀝金華莫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濤吾已竭陰弟非茂蔭禽

尚之契各在天崖永念生平難為曾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
涕人生樂爾憂感何為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返遠傷金產骸
樞無託但願受玉体珍金相保期願享黃髮猶異蒼鴈頑鯉時
傳尺素清風即日俱寄相累子淵子淵長難別矣握管操觚聲
淚俱咽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五



